

拙翁集

共五本

~ 16
2418
4



和
2418
5-4



拙翁集卷之七

序

海島諸鎮詩板序

庚辰秋按嶺南將向海島而入風高汛惡遂寢之
明年春二月泐海而南歷安骨抵熊川中于海而
舟之者天城也加德也永登也由于海而蹊之者
栗浦也玉浦也知世浦也助羅浦也臣濟也水營
也自水營理一篙抵唐浦而泊旋向固城還波浪
正恬舟于海也便凍雲初融目于海也宜春服臨
波不病於寒兩腋駕風不惱於熱輕鷺波暖自適



其性蒲帆風和輕漾生力軟翠搖芳洲渚增侈亂
紅交影海山成綵此日之行只為玉事而雲海奇
勝韶陽艷態娛目阿意者四面而至闕城池鍊戈
矛之餘時或對海山而觴之攬烟花而詩之噫名
刹窟中塵及馬腹半生頭沒欲撥未能意者造物
兒憐余甚扶昏醉一塊以超南海上佐之以春陽
麗態以備奇觀做成此遊者乎不然安得借其便
而搏其奇也清遊一罷塵緣復繞京洛歸來仙界
已隔矯首天南心往神馳者餘十年庚寅夏重受
按南之命將巡于海事故橫生自抵秋高風汛為

之崇竒埃暄和以航之又致明年春二月矣自安
骨熊川歷碁布列鎮抵唐浦還固城其所以舟于
海曲于海而路之者遵舊跡而躡之舟楫之便于
海猶舊也融雲之宜于目猶舊也鷗鳥之適于波
猶舊也芳草風花依舊以色之也海山明麗依舊
以態之也或觴或詩契舊興而陶之意者天其饒
余甚再撥塵土中超南海以騰之又趁之以艷陽
時節以畢餘興之未盡者乎海於天地間東南為
尤勝而仙界又近春於四時為艷美而春仲最妍
海山佳勝得花草以粧之春陽艷姿到海山以輝

之人間凡骨夢之亦難而按節以刺婆娑其間隨
宜而玩恣意所知十一年而再又會之以春二月
吾所為詩實題在壁掃其塵而吟之吟其舊而續
之天之所以借之者固非偶爾也凡尋真摘奇者
必藉一枝筇一芒鞋僅能成之天於我則穩一車
以載之濟勝於雲海蒼茫之地若與安期羨門接
於物表而閬苑瓊花蓬山瑤草將手攀而目探則
其所以貸我者尤至也凡探勝者方其目注之時
只知探其勝而樂其勝不知所樂者只一時耳及
其目過之後已落塵土中每想其前日之所目者

海山也春艷也了了於心上尤覺其奇勝有甚於
當日探賞之時也余既以前後所賦詩掛諸各鎮
壁上溷仙境者多矣又敢識而文之留諸篋中時
時披玩而味之則歷歷海山江雲瑞朶無不來供
於目中其探奇探勝不但在於兩年之春二月也
噫人與物接亦有契分以目而接以分而契但目
過而事往境移而跡虛思之有形追之無據可以
償其債而形無形者惟此詩與文也夫

梁山詩板序

昔年婦翁宰梁山余從之遊歲甲寅也當時年甚

少縱意所如不能自律樓觀乎道遠溪山乎探賞
友鄉人笈山房烟壑沙汀無處不跡朋輩儕玩有
興必共流連行樂者四年人固舊契地亦久寓人
情隨所在而親不覺在異鄉焉一別南州路隔千
里首矯神馳了了眼中每願乘便一探往跡少焉
白面力有二三及中焉簪笄身有所繫人事未諧奮
飛不愈一旬之間二十四回年矣庚辰冬按節而
南自密陽傍黃山江而往曲曲細路局駕而行行
入平原數里許有屋翼然江之左黃山驛也行過
十里過粟林近國浦遙見樓角翬飛於暮靄間認

之為雙碧行行漸近將入粟林忽見明窓朱檻交
映粉堞上認之為澄心過平橋入城門抵官舍周
覽徘徊者久目力所及心緒自動噫吾之路斯路
而行之者曾幾番也寓斯寓而樓之者今幾年也
樓臺吾足之所慣踏而今又足之湖山吾目之所
慣見而今又目之舟烟浦而觴之者猶昨也手花
竹而攀之者猶昨也江山是而人物非當時之所
與友者所與接者死亡居多未亡猶少而所餘存
者當時之壯者少者而時或有亡者矣曩之見也
顏如花髮如雲齒如水者今焉見之或有面盡皺

者焉或有髮半白者焉或有齒半缺者焉或成老嫗
或成老叟見之可憎接之可醜乍視其面恠焉而
疑審聽其聲驚焉而信始與之握手焉始與之話
舊焉或笑或嗟之舊人之存者亡者或有老其子
者焉或有長其孫者焉當時之存者今亡當時之
無者今存人事之變極矣其中崔公滉濼泐沂昆
季情最親引之帳中以叙之明燭昵坐披宿抱而
談往事不覺膝之移於席而夜屢更也兩地存亡
恣可驚心吾之始遊於此者藉聘君而聘君之去
世今過十年尋來往跡亦如掃相視說道淚不禁

下吾高祖曾為幕佐於是方題詩樓額在一百二
十九年之前樓梯纜上先尋詩板而誄之乃吾家
舊唾也謁文廟而香火之少年讀書處也過衙舍
而顧視之少年寢息所也悲慰交集心不自定舊
時舊跡嘿記暗識語不敢吐而擁街觀者相顧以
說此必是觀我蒼顏追我少年事也明年春而巡
夏而巡秋亦巡雙碧四時之風態一一重賞之時
時興爛有若少年時而每見情如舊氣滿將還崔
君兄弟率邑中舊知者設酒樂以別之離筵絲管
不能令人歡只令人悲酒未瀉而腸先酸執盞語

諸君曰吾其老矣今此之去無事到南中不復上
此樓閣而對此故人只可夢不可面滿坐惘然俱
作可憐色乃以所賦詩掛諸壁而去來愍于道
寺舊樓之地則崔兄弟率邑人梁之海金允祖等
追來而別席于欄邊而叙之則日已昏矣翌日夙
興情不能瀉乃取酒之語出則嗟將起而止日過
中而不能決強策柔腸促駕而出至洞口無風橋
而顧之則崔君又來到矣下馬而石面溪而坐跡
其舊猶延其留黯然魂消語不能而岐自別歸來
京洛往來于懷十一年而重接南在庚寅夏到茲

郡則前日之老者愈老衰者愈衰亡者愈多而崔
君昆弟尚無恙也昔之去也自以為不復跡此地
自此故舊其訣之永今焉上此樓對此故人於十
年之後若天使之然者其為幸甚於曩時之重到
而其為翻倒倍於曩時之重見也越一月以祭會
盟事還朝歷過茲邑邑中諸故人慮我赴朝而不
復來也又設筵以餞之其叙別之意猶昔年也余
到通道而諸君又追會其惜別之難猶昔年也既
以詩廣諸郡樓又以詩題諸寺壁而去既祭盟宴
于朝還而南巖將暮矣到茲邑則諸舊知皆拮蹻

以有語曰抑天許公以宛南中之夙分歟天賜公
以卒我輩之幸歟不然安得自朝以南者至此三
也其幸也比前日而愈幸其喜也比前日而愈喜
自此巡到者數眾之又滿將還而此設酒酒半執
盞相語曰少時之別也只惜其別有後期中年之
別也後會不可期而猶有所覲今此之別也老益
老而接之也再百無計可到此湖山也樓臺也故
人也今不可以復見惜別尤劇人情到此又加倍
矣遲留而別追來以別又如昔焉而情之惜則百
倍昔也噫吾於此地初不相關而乃敢像念於此

其來也如入故鄉其去也如別故鄉然者此固情
之所動而亦必有使之然者吾生於世十九年而
客於此一別二十四年而按於此別後十一年而
又按於此在南中而經歲月者多至六七年人也
地也見之則歡別之則悲其歡也其悲也固人情
之所不能已者而其所以使之歡使之悲者有數
存乎其間吾為造物兒有所幸有所憾也吾於此
地人有所眷人於我亦如我之眷彼是異人而為
親眷也吾既以詩若干首留諸此地以收此地債
以為此地人之面目又以詩與文置諸篋中時時

披閱則歎良郡之湖山也樓臺也人物也長在於
心中足以延其跡於無窮而以著夙分之深結云

靈山詩板序

少時客靈山靈山倅申侯乃先人女弟夫也申侯
視余猶子余亦父事之仍隨以往申侯憐余少而
孤且好讀書縱其出入結邑中志學者游令負笈
山房以長其業至於歌臺酒席引而參之以共其
樂當時年正少行樂甚不覺鄉之異也一日申侯
坐東軒招余以進指庭中老梅樹曰此龍也爾其
為梅龍詩之仍成一絕以呈申侯且曰爾於他日

釋祠必將承命來于此溪山樓觀而光之矣以此
語之者數去留數年一別以來南北隔矣了了往
事每在心目中如逢此地人必問樓臺依舊否舊
知安穩否探來消息如見故鄉人然庚辰秋持節
按南巡向茲縣望見蒼翠一角參天而屹認是靈
鷲為山背邑而立心自為慰洽溪而入洞門漸開
官路中坦巖壑前擁此吾少年時所慣踏所遊戲
之地二十四年而重跡之重目之目纔及焉心自
爾動乃人之情而亦數也舊人老吏或侯於簷
隅或伏於階下進而視之則衰白老翁盡是前少

年初逢面目疑訝而不敢信談其名而聞其聲然
後始知爾為某而某為舊也我於彼見其面目疑
其變而不敢信則彼見我面目亦如我之視彼也
問及舊知人則當時之老者皆死或曰噫其死也
今二十矣或曰其死也今十年矣或曰其死也
今數年矣當時之壯者皆衰而或有衰而死者焉
當時之少者皆中年而或有衰之甚者焉當時之
按堵而居者或有鞠為茂草焉當時之丘墟之荒
者或有鬱為屋居焉人事之變至此極矣庭中梅
樹當時為老指之以龍星霜累更老者益老幹折

枝踈冷影查牙申侯去世已抵七年懷舊沉吟淚
不及拭自此巡歷者三每到情愈戚滿杯而還一
夢依俛後十年再按南中巡到子邑坐未及穩顧
瞻中庭梅之老者比曩日益衰舊知舊吏之侯子
簷伏于階者比曩日益少時或故人之子來侯曰
吾父之死久矣舊吏之子來謂曰吾父之死昔矣
其或餘存而侯謂者曩日之向衰者甚衰曩日之
少壯者向衰有總角兒童奔走左右者問之則昔
日少年者之子也昔日老壯者之孫也諦觀而追
想則其容貌果如乃父乃祖少壯時也自此巡歷

者四每到情猶舊衣滿將還昌原府伯張君季宜
具酒樂來抵于此設宴以饒晉陽伯李君德温偶
來到兩君皆同年及第也鼎坐作別以竟日離筵
絲管不令人歡只增人悲非但為兩君亦為此鄉
人也邑中男女聚官門而相顧而語曰前十年而
觀風後十年而又來也其父老則曰曾見挾書書
生今見持節使臣也公歸不復邑人有語此後難
面我亦興嗟噫茫茫四方杳杳一身萍梗於世本
無定跡而少年客於此中年按於此衰年又按於
此他人而契密異鄉而情親今此去住又如故鄉

人非人力所能圖必是造物兒所使也乃敢以前
後所賦詩板之而掛諸壁以準南中債又敢文之
以識其事且見靈邑於吾終始有分云

朝天契軸序

萬曆乙亥奉尺書朝京師奏國寃也出漢陽值清
和初渡鴨江在端陽後六月八都門八月辭帝京
將還書狀丁君介錫趙君子美暨譯官以下二十
輩合辭言曰萬里天朝甘苦同之願作一契載姓
名而軸之以備後日覽余應曰諾即以軸資付郭
譯之元以辨其事還朝未久郭譯遭母憂喪訖數

年軸乃完方其行也朝戒轄夕問津觸黃沙而昧
之披白草而路之歷遼陽抵秦關非雨則露其苦
也同拊瑞霧踏香土觴霞液於掖庭廁玉帛於龍
墀肩綺羅耳清蹕日邊觀光其甘也同噫人於天
地間同一世也幸同一世而同一國也幸同一國
而同一事也幸同一事而同上國也充為幸同上
國而甘苦也自同情義也自同方其同上國也顧
瞻四方一身眇眇都會萬邦人物林林風俗畧別
言語我異遇之若免視之則睨語不得接情不能
通聚首而同之者惟我二十人面目熟而行裝同

言語同鄉俗同情義亦同而自致契分之密不啻
若骨肉親則落地者未必皆兄弟而可與同此甘
苦者語也若在鄉國泛泛而觀悠悠而接則雖或
同一事豈能做此等情厚也然當其時只知其甘
同其苦同情義之為相親而猶未悉其同甘苦之
為大幸時移月換已過五六年有時而思之其事
了了然而其人不可忘時或過其人則語必及當
時事而不覺翻倒情益甚於當日以今日而言之
則白首他年事愈舊而跡愈陳其為追想必有甚
於今日者矣此軸之作所以資不忘而起後思也

今夫此軸掛之壁而玩之則玉河之樓觀也道路也二十人之姓名也俱在一幅中目纔及之心自動焉四千里之遠二十人之面目自形於吾目中恍若踵舊跡而目舊面歲久事往而心不變茲軸豈非觸之目而結之心保其契於無窮者乎夫心內也目外也目遇物而有見心因目而有動然則心之動而結之者目之見而觸之也以此形容以此姓名付於模寫間則目及之時便是心動之時然則軸之作不以畫而以目不以目而以心也第以心有時而或忘目無時而不及目常在之則心

亦隨之欲使二十人心之而不忘須令二十人目之而不離然後可也但在內者有時而或忽則在外者雖有此物而寧敢及焉非但不目并與軸而棄之同我契者不以圖畫視圖畫而視之以心不以姓名視姓名而契之以心然後同終始一肺肝而能契其契也非此心無以為契願以此心契我二十人之心而無替云

普濟院避暑序

歲已卯月之六日之廿六余在城南弊廬病暑甚友人洪公彥規訪余來告曰吾伯凡大猷氏約隣

朋六七輩趁明朝會普濟院謀避暑君其脫冗故
來余應曰諾翌日晡時鞭余馬出城東門向所謂
普濟院者遙見諸君先我來或立或坐以俟之就
其坐則洪彥規昆季朴尚初金士晦李 皆東
隣舊契而有約而未者獨李應堯洪應推兩公耳
在此會者其在童稚或嬉而逐或文而會暫阻即
求無日不面至於年長勢牽星散其居游戲追逐
自與少年時別世故驅人身不自由或以官或以
病或無騎或無僕思之不得訪訪之不得遇遇其
一不得遇其二訪于此不得訪于彼一年三百六

十日之間見面少而不見面多見之則慰不見則
鬱世間歡悵其復幾何今此之會則欲訪而未者
訪而未遇者皆在此雖累日垂鞭之彼之此踵門
剝啄未若此會之無遇盡見而無少憾者也情親
契密不拘以律其坐也散其卧也偃披襟露款間
以戲謔或觴之或侵之口談笑而手射候熙熙然
怡怡然意洽興闌有若少年同隊時此日之會非
獨避暑為也於是身騰高爽目送曠漠隨意徜徉
清風自來脫炎蒸而挹灑氣相顧而笑曰六月單
褐不已涼乎俄而日影暫闕黝雲四合樂事纔融

雨脚驟下聚首蒼黃撤盃盤而捲射幘奴僕失色
而告曰雨作無筴將若之何徐馬晚雨初收微涼
欲生霽後殘陽明照西山乘輿理裝向東城而入
相顧而笑曰滌暑以還此樂如何第以家住各異
或東或南駐馬語罷分歧而散不能無悵然者噫
一日之內始以會面為慰避暑為樂中焉以雨作
為憂俄以雨霽為喜終焉以分歧為恨其慰也其
樂也其憂也其喜也其恨也此遇事而動情不可
已者而未知所以慰所以樂所以憂所以喜所以
恨者孰使之然哉吾為造物兒有所感也一日一

場懽緒纒成憂端旋萌此必舒感相尋於轉頭間
况一歲乎一歲而推之則至百年亦如是也夫雨
之作雨之收出於意慮之所未料其憂喜不可期
者也會面而慰分歧而恨此發於思之深契之密
者自來悲歡易動於情至之地不可全任於造物
者之為也而亦不可不委於造物也使之慰使之
憂使之喜使之恨者在彼吾無如之何類作此會
以長會合之日則可以慰可以憂可以喜可以恨
而在我者無憾况其喜慰大而憂恨小者乎吾輩
之所當勉而源源不絕者惟此會而已非此無可

謀敢以此語勉諸君以為後日約

錄

觀海錄

昔年婦翁宰延城余於是駕一葉指西海及中海而望之汪汪然洋洋然缺天端而劃地倪吾之觀海也始不覺神驚魄散以為大於天地間者惟此物而無與此海比後十二年朝京師至塔山而西窺瀚海驚濤巨浪控幽薊而衝秦堞與向日之西海不相讓也越九年按嶺南嶺南三面濱于海循海右巡歷則自延日一帶至寧海皆是海也行歷

丑山後嶺登觀魚臺與關東伯鄭松江席于寧平兩海界上而瞰之則銀濤雪浪控山南而簸關左與向日之西北海不相讓也明年春自熊川而舟之截滄溟百餘里而泊之則加德天城兩鎮也舟而還自薺浦而又舟之帆滄溟百餘里而抵之則永登鎮也自永登沿海三百里而往歷巨濟抵水營行登玉山峯而望之則巨濟也水營也栗浦也助羅浦也知世浦也唐浦也黑子於滄海中而咫尺扶桑若將可攀其觀海之濶右於觀魚等臺旋到東萊登海雲沒雲兩臺而俯視則釜山浦也多

大浦也水營也豆毛浦也西生浦也開雲浦也彈
丸於滄海木島也甥妹島也點於洋中日東烟樹
隱沒於水雲間其望海之遠不下於向所謂玉山
峯者夏由露梁到南海歷列堡抵彌助項登峯頭
而眄之則曲浦也尚州浦也赤梁也湖南列鎮也
歷歷於雲水邊而其觀海之豁不下於向所謂浚
雲海雲者後五年按畿甸過仁川安山等地列鎮
觀沿路滄漠此海之自南而蟠于西者其汪洋亦
不屈於向所謂東南海者十餘年來觀海亦多而
所恨在嶺南時土地廣而機務繁曲曲海濱猶闕

遍探南國竒觀多有所漏落拓紅塵往來于懷禍
窄胸次自不能寬越五年有重按嶺南之命私自
喜幸以為人生於此目之所接皆有分嶺以南滄
海前日之漏於吾目中者猶可曲拾而旁探抑天
假其便使之攬舊觀而增新見拓吾胸而大之狹
者廣而鬱者釋恢恢然不抵小者與巡海濱得小
蓬萊而陔之得利見壺而登之觀其森森蒼蒼此
海之環長鬢鷄林而大者也不觀此幾乎失東海
矣舟春元截二百里而得柚子島觀其洶洶茫茫
繞巨濟而島之也不觀此幾乎失東南海矣自彌

助島歷三千蛇渡加甫鎮或舟之或傍之遙見一
髮微茫島乎大洋者即烟花浴池而眼力所及渾
渾不測此環固城泗川晉州而海之者也不觀此
幾乎失南海矣到右水營得加羅峯而上之地位
愈高而望愈遠向日兩度巡歷之足之目之者皆
來供於一望中而烟嵐離披天與之一不觀此弁
東南海而失之矣還朝月餘謫北塞到德源元山
以北沿路皆海遵海而往竟吾行李千里行色甚
蕭條觀覽夙分猶未除到侍中臺而卸之抵磨天
嶺而駐之此海之雄乎北者探者而歷視之不有

此行幾乎失北海矣余於海歷東西南北而盡之
觀海非不熟矣而猶有所恠焉東于海而觀之則
惟東海大西于海而觀之則惟西海大南于海而
觀之則惟南海大北于海而觀之則惟北海大左
而望其大自若也右而望其大自若也理會而靜
思之東西南北而不能大不能小者猶天然今夫
天東西而仰之則猶是天也南北而仰之猶是天
也淵乎渾乎無涯無津環天地為一大則見之目
力淺量之意思短祗自大其大而已安得別東西
南北而形容之乎海於天地間為物最巨則大於

海者天地而乾坤浮水水浮空者古有其語則天地乃海中之一浮物然則海之大將不居天地下也噫海之為物果大矣山有時而崩地有時而圯海則不敢流不敢竭大旱不能為之縮大水不能為之增掀天地振山嶽歷千萬古持其大守其大而小變藏魚龍育鯨鯢而無容心焉然其所以為大者以其集衆瀆而吞百川也水之潺潺者涓涓者曲曲細流雖折必東敢於海而赴焉海必納而容之自成其大此其所以為海者也海與天地若是其班人於其間一粟眇眇眼在吾人一粟中

之一物持此形舉此目窮東西南北之海而揆之賞其大嘆其大此以一粟抗滄海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參者此乎納淵淵浩浩於方寸中有所體認而不至滲漏則觀海非徒觀也其有益於身心者大矣敢為之敘以自省

遠遊錄

少時性多疾而稟又拙非負笈不肯出都門外每以為沉井之蛙觀天也小鬱鬱逢葦中發笑而自點之矣釋屨九年官書狀如京師渡鴨綠抵幽燕道路所經昔聞今見華表孤柱丁令威來叫之餘

石也無間老蒼禹貢所載之一發也采薇有亭孤
竹之清風凜焉燕柴有市文山之忠魄在焉一丸
榆關漢將所騰萬堞秦城祖龍手段千古興亡一
場依依海外孤蹤擲沐風露吊往昔而觀盛代披
香烟瑞霧於九萬里雲霄之上綺羅耀日珠貝凝
輝城闕之壯文物之盛鬼鬼乎燦燦乎眼睛丹翠
一影微微始焉駭中焉豁終焉自訝恍若登天然
以為微 聖恩吾不得以跡天子白玉階上矣攀
天壇珊瑚簾際矣不得以香火於喬陵矣醉飽於
息渥矣勝遊歸來一夢驚斷眼注九天心神飛動

越二年奉尺書又朝京城闕之壯猶昨焉衣冠之
盛猶昨焉古跡也繁華也亦如昨焉則所以尋舊
見而增新採釋向來糾鬱者多矣季子之一觀周
尚或多之况一身而再季子者乎微 聖恩吾不
得以再雲霄之上而耳仙樂矣重大庭之謁而日
日表矣後五年按嶺南嶺南乃東國巨藩持一節
以往六十七州之中道路也樓臺也江海也郵舍
也吾之足跡無不到而有或一至者焉再至者焉
三至者焉儒先所在則陶山也玉山也寒溪也德
山也俱得以香火之有若聆餘響而接遺緒登眺

所在則沒雲也海雲也皇華也召伯也觀魚也玉
山峯也彌助峯也鷹峯也狎扶桑而杯滄海若飄
浮上騰以臨雲氣然其於海則自延日歷興海等
邑至寧海乃東于海者也自熊川歷栗浦等堡抵
水營唐浦自東萊歷機張等縣抵蔚山乃東南于
海者也自晉州歷泗川抵南海列鎮乃南于海者
也倚海東南上下其行由熊川舟之泊加德天城
舟而還又舟之而泊永登由固城舟之泊巨濟島
揖於水營城下而到唐浦揖彌助項口而抵赤梁
兩眼所窮片帆所駕帆若風兩腋而生兩翼然其

樓觀則嶺南也蠹石也攬秀也太和也燕子也按
鵝也雙碧也明遠也凝碧也倚朱檻而捲珠箔帆
若超仙界而登十二名山則智異巨刹則通道訪
老隱於無愁看層壁於樊口方外烟霞攬不盈掌
時時興爛詩之于僻荒滿而來糾鬱也甚年十一
而重按嶺南江山吾舊眼也樓臺吾舊寓也道路
吾舊跡也曲曲焉捺之面面焉搜之青眸所及皆
有夙分披到舊題賡以新吟前日之漏於吾目脫
於吾跡者山內迤也海春元也島柚子也臺利見
也縣長髻也寺刹則佛谷海中則小蓬島或舟而

截之或杖而陟之或憑而望之窮盡嶺海勝致而
無有逃者則前後奇觀在吾襟袖微 聖恩吾不
得以再樂事而重勝遊矣適還月餘遭恩譴而北
路入淮陽山益高而路益險嶺名以鐵天作之險
巖呀谷坼積石開徑重嶺複峯散錯交歷世稱蜀
道險吾目所未覩未知與此齊否至函關則其險
較鐵嶺班焉至磨雲嶺則其高比函關等嶺倍焉
至磨天嶺則其險其高規磨雲等嶺加百等焉沿
路而往自德源至富寧一帶皆是海也向北青至
侍中臺下馬而坐度磨天登高丘而望洶湧銀濤

缺天端而控地軸揆向日所見東南海尤加壯焉
古詩云不有今年謫爭成此段奇者似之有此身
便有此心遇此勝便有此興嶺海勝賞亦 君恩
所波也噫吾之遊也遠矣自漢陽抵燕京路五千
也自漢陽抵嶺南路一千也自漢陽抵北塞路四
千也漢陽而北京北京而嶺南嶺南而塞北渾其
路而量之則一萬餘里也再燕京再嶺南一塞北
而路之則二萬餘里也吾之身甚眇然矣目與足
乃形骸中之一物尤眇然矣持眇然此身行二萬
里之地探二萬里之地之山河足之所跡者遠目

之所擊者尤遠此何異稊米而抗太倉一葦而犯
滄海乎以眇眇抗茫茫人固與天地參者而所謂
人生貴是勇者正為此發也但足過而路轉目過
而跡移北而東東而南南而北則一轉頭而一萬
里之道路遠矣一萬里之山河隔矣天涯地角踏
之幾盡北海邊沙縮頭而坐羈繫此身奮飛無路
足不得移目不得遊婆娑白髮獨對青燈吊罷孤
影嗟口成嗟嗟之極嘿然思之則天之北嶺之南
嶺以北所遊息所登覽所舟楫所陟降者無不了
了於吾目中而依然往事摠集心頭宛若神遊于

萬里曠漠之地此亦 君恩之所及也噫吾有此
身秋毫皆 主恩曾按嶺南時簿書餘間必引歌
者俾唱感 君恩一曲以聽之歌者亦知吾衷曲
設一酌必唱此曲以終之吾平生素意然也今則
累然孤形便此桎梏人耳雖有此曲誰令歌之誰
為聽之徒自感而已性愚心褊潛有所祝 聖量
如天無一物不得其所如許微軀俾作自由之一
閑臥則山南水北無非可遊之地策藜杖鼓瓦缶
教兒子歌此曲以侈 聖明之盛化而歷歷舊遊
時入於談笑中則其亦幸矣乃敢叙之以備後日

覽

鷄林錄

庚辰秋按節到鷄林鷄林新羅舊都其跡也遺或有宛然其形者或有依然其跡者或有形而半壞者或有跡而稍變者或墟焉或陵焉山河百戰或遷或變凡厥揅賞因居人之口而認之居人因舊傳而語之有銅案羅王所嘗案也有鐵杖羅王所嘗杖也有玉筵羅王所嘗按也館曰鷄林砌面巧刻花牡丹以修之舊宮基也城南門外懸以巨鍾長可十丈圓可數十圍景德王所鑄也城之南五

里許因丘陵而土之延續數十里或矗或缺城之半月者也城之中有渠沅注若陂澤然羅王養魚所也城之外文廟之側數畝荒陂老樹蕭疎乃鷄鳴舊林也瞻星有臺于彼中野明月有巷未詳何所石舟掛之官廂云是宮娃洗足器石槽懸諸里巷傳說宮人盛水具舊宮廢礎橫于川而缸之頽階斷砌散諸閭而墻之有臺立乎城南丘陵之最高者名曰鳳凰登而望之則襟帶山河表裏一方環四面擁而障之以為固其或矗土為山疊峙而立累疊相望於數百里之間者不知其幾所以歷

地形之虛者而助其旺也殘塔剝碣半沒於幽壠
烟草間或五里而一或十里而一相續不絕則所
以求福田之益而事佛刹也北川鳴悲滔滔以逝
其上有麓馬鬣纍纍宿草封堅風來拂之乃羅朝
舊人物也明年又巡到名曰金箴者臺於府北五
里許長川岸上此羅朝香車寶馬走集之地府尹
安君貫夫邀余往席芳草以酒之薄暮臨風鳴之
以玉笛清川應之聲益悲厥後出城南而路之數
里許名曰太擗金生筆之于額觀之昏眸欲開又
數里有亭鮑石者在山南斷麓乃羅王荒淫縱樂

之所納石作局樣以鮑形旁有細礫激而引之細
諸石側水盛以曲動笙歌擁粉隊流玉觴以嬉之
昏醉未醒萱兵已至金櫃流傳之祚窮矣舊跡之
揅忙未得盡後十年而重按南巡到者數盡意揅
訪以畢前日之所漏者有刹在府北之五里者曰
栢栗立山麓而瞰北川有刹在府東之五里者曰
焚黃中野而側路金佛高十尺甄塔高百仞有墳
在府東五里者曰羅朝名臣金庾信之墓石以瑩
之牛馬儀物皆用石擁之以闌下鑄之以十二辰
之所屬有祠宇在太擗院之南乃羅祖饗祀之所

祠之北有曰五陵乃羅王寢園而若丘陵然若隴
畝然不得辨其五有古陵在府之東北五里荒野
中野水啣之野鼠穴之寢園壞人爭掘金玉而出
之石穴空中石門欹側窺而視之則石室儼然刻
以日月狀不知何王陵也臺於東海頭者曰利見
有石立於中海者曰大王巖乃羅王追孝之地也
有巨剎在東北四十里斷麓間名曰佛谷寺之門
廊編石作梯級設層橫延寺面而跨之者幾至數
百步中庭有石塔仰而視之杳杳然塔之上臺以
歷之臺之上闌下以擁之皆用石也寺之後面又

有閣層樓幾十仞亦用石也跡之遺者物之舊者
揀訪幾盡其於家國興亡有所懷有所傷不覺如
墮於中心立行而吟沉國於海東者惟新羅亭國
久嘗其時盡財力竭民命六木之金石之用是而
宮闈焉用是而城隍焉用是而山陵焉用是而佛
剎焉用是而鐘鼓編歌舞焉宴安焉享豐亨豫大
之樂於一千載之間自以為東海掌中物窮天地
終焉古而不替一朝有不能輸之於鏡中之文鷄
林黃葉讓與嶺青松今此所餘者塊土片石半
在沈淪中矣松嶽梓雲止五百而散則畢竟興亡

兩世荒涼抑亦天地之氣數終不可移者歟當時
之英才雄略以事業名者以忠烈名者以文章名
者幾何諂佞諛諛固榮寵者排善良者得富貴者
幾何蕙心紈質妬寵愛者事丹粉者有長舌者幾
何芳者臭者同歸漸盡莫不星沉煙滅閉影泉裡
則豈憶當時之有管為哉名千載而不滅者事業
則金庾信其人也忠烈則朴堤上其人也文章則
崔孤雲其人也噫羅朝歷年非曰不長一千年之
事業消盡而無餘淒涼五陵騎牛者過之乞靈者
不歸其富貴其繁華盡入 聖朝之日月金甌再

轉玉燭方調鷄林巨府嶺海都會擅佳麗于東丹
碧樓臺綺羅照耀望之若仙居然不才叨寵啣丹
綉持玉節間十年而再按簿領餘閒尹府尹者敵
華筵具象樂酒之而娛賓銷銀燭以繼之必至夜
闌融融厭厭盡歡乃已非 主恩何以得此樂極
而感感極而悲今天王笛也伽伽琴也拋毬也慶
容舞也黃昌舞也皆羅代頌金盃侈宴安之具而
移為今日樂太平之樂方其笛之琴之歌之舞之
也只自樂其樂而已豈料後人樂此樂歌此歌舞
此舞而有所樂有所悲也哉噫過雲之聲婆娑之

影皆可樂也而樂而與民同之長使斯人享其樂而不窮然後方可謂之樂也

後

書王燭紀後

自古以來臣之忠者士之烈者非一而未有如齊大夫王子之一言而為天下後世法進其容想其儀毅毅然如凝霜烈日者古其無人滅齊欲恟以威乃曰忠臣不事二君此語一出日月乎天地雷霆乎宇宙天下之為君臣者定自齊以後革命易世之變歷千祀不絕而人臣之不辱其身者必舉

王大夫之言以守之物之者亦不能兵之噫一言之微而大有力於千萬世之君臣而使之不紊不犯也及其齊之復興而復亡也漢高誘田橫以致之橫義不辱死于路其徒五百人聞同日死環滄溟一島為守義之地一日死義者至於五百人之多吾不曰田橫之所能感而曰王大夫之一言潛有以化之也至於後世欲變其節者愧斯言而不敢焉欲持其節者法斯言而不失焉何一言之微而使千萬世之人心有所愧有所法或與發焉或景慕焉乃曰齊大夫王公之燭云耶夫君臣大義

經乎天紀乎地亘萬古不易而民彞物則之所根
抵也然而不能全其義而臣之者較死生貪爵祿
一念幢幢有以撓其本然之天而不覺禽獸之者
踵相躡也齊大夫則當國之未亡也閔其將亡而
諫之諫之而不用則退而耕于野既已擺落爵祿
此念則特立之矣既以擺落此念而雪月其懷則
辱其節而君其讎寧有有理然則不二一語實自
耕野之日而得也後世之臣于君者徒得其語而
不得王子之心未見其能王子也得其語而法之
則亦可以得其心而全之今夫披簡編而目之則

大哉斯語之凜然足以粟人肌動人心而不已也
君臣大義本出於天而滔滔末流能天者少不能
天者多然而持一髮而不撓使之完其天者王大
夫之一言有以扶之噫一言之微而能握千萬世
之綱常至此深也嗚呼微此語君臣大義將無以
明於世矣

書王陵傳後

王丞相少時蟻聚數千人以為徒乃沛縣推裡之
一豎子耳不敢自雄從沛公而臣之出入行陳間
出奇獻策反居平勃下不過為漢庭之一謀士矣

就其平生處心行事之終始而跡之則磊磊落落
白日於昏冥砥柱於頽波而自居大丈夫之列絳
灌諸公雖欲執鞭而不可得則曾謂椎杙狗屠之
人而有若是哉此其天質之美出於尋常萬萬而
暗合道義者也曾曾在沛中高祖兄事之及與雍齒
善高祖仇雍齒則無意從漢志之亢也楚漢并驅
未知鹿死誰手乃敢之漢而不之楚知所擇也高
帝既滅楚所患者惟在呂后知其百世後必有變
刑白馬以盟以警滿庭諸臣以堅王劉之約天地
鬼神證之明矣及其高帝崩呂后專制欲王諸呂

問諸廷臣宜無不可之言出於平勃之口口血未
乾而向日之盟之者孤矣陵乃敢毅然疑然能
乎獨舉先帝之盟恐之以天下共討之義面而折
之不少貸使呂后之心小閉而不敢恣絳灌未死
之骨已寒而知所畏則陵之所杖者惟此義也方
是時呂后悍戾之心方熾而劉氏之不亡如帶環
朝廷皆唇齒於產祿所恃者平勃而惟呂是阿陵
於此時挺一身而抗之非忘身循國不畏死生而
知大義所在者果能之乎彼其入軍中袒左右而
試之以羣其成功詐也陵知呂后忤之平勃忌之

病告而退及文帝入承之後宜可出矣而平勃諸公既背口血之盟而反以安劉為己功故恥與彼輩班而又不欲與彼輩爭也吾之能事已畢而吾之心跡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吾安敢持白髮殘生敢策於名場利途後絳灌之列而區區奔走以動人之目哉丈夫行事不若是之苟也功名也富貴也輸與平勃輩使之揚揚得意騰躍青雲之上收拾此身婆娑丘園如有所樂而不跡於長樂庭中者餘十年矣未知頃日之面諛阿意欲賣漢社稷者誰人歟面折庭諍不負吾帝者何人歟歸報

地下自有面目斯人心事只如此而已誰謂沛中無賴者終始致義有若學問自立者然乎世謂張留侯有儒者氣像愚謂王丞相之能自立較諸張而不讓也任氣好直言史氏大之人臣之義王陵為正先儒獎之抑亦鍾天地之正氣而成之者歟噫微斯人吾將與歸

記

黃金臺記

天下之寶非一而所以寶之者亦不同自古人君有寶珠玉者有寶賢材者寶珠玉者重在珠玉而

非珠玉不寶寶賢材者重在賢材而非賢材不寶
寶不兩兼重不相全何者寶之所在岐別而心之
所向趣異也寶失其寶則有所沉痾而國從以亡
寶得其實則有所補益而國從以興然則國家興
亡自所寶始寶得其寶而能興衰能撥亂樹國脉
於不拔此我大王所以臺黃金而館賢士者也即
昨伊始進廷臣而前之喟然嘆泫然涕曰維天降
割我家蠱賊內訌敵國外構墟宗社而血生靈眇
余不穀叨承餘緒於大亂之後鬼責人望叢余一
身若涉大川茫無津涯惘壞在心無以為容百爾

思之萬事無策非賢材無以恢衰緒而續圯業顧
瞻四方孰恤余一人頃有佳士自遠方來者郭隗
其人也然不有衆賢為之協心并力或先或後羽
翼之舟楫之則其何以濟事燕國無以為寶惟賢
以為寶自余得郭隗燕之國重於大鼎大呂一郭
隗尚然如得如郭隗者百人是百郭隗也其為重
豈特百朋而已乎余不以此為寶而寶之則懷寶
者孰肯貴然以來以懷寡人寶之之意而以披所
懷之珠玉乎夫黃金物之最貴而人之所同寶也
予則不以此為貴而不以此寶之以其有所貴於

此者有匹寶於此者只賢士也賢士之來不可無
休息之所其尊黃金以臺之於是廷臣稽顙感泣
以退經始其亟庶民子來不日而功訖其為臺也
疊以瑩淨繞以滉朗鬼然而峻燦然而赫足之影
動目之光射非敢侈之只欲重之示如渴之誠而
來天下之善致尊崇之禮而動賢者之心也天下
之人聞之者必將翹首企足曰人之寶之者莫黃
金若也而燕王為天下賢材不敢寶天下之寶視
若土塊然舉而棄之築臺館而不敢惜非臺之為
美燕王誠所在舉干戈然彈冠以來波奔恐後踵

相躡不絕進一謀獻一策天下之懷才抱奇者不
之他而必之燕將見羣力舉衆智合以守則固以
征則剋無敵於天下衰者興亂者撥血我先祖之
廟食而延鴻祚於無疆當此時而所寶非賢雖有
黃金萬鎰并與國而予敵烏得寶其實能輕重於
彼此而取捨之臣於此益見大王之明智出於尋
常萬萬而不世出之主也彼其之子朋來翩翩寶
之重之盛之一臺上賢以臺而顯臺以賢而光不
寶金玉而寶賢才固大王之盛意而臣以為黃金
之寶亦為寶賢之寶則金也賢也俱擅其實而亦

不失其所以寶也噫黃金在天地間自達者而觀之則無用之一物也然而物既有數事亦有期天於將亡之國乃降哲王以啓之又降賢才以佐之做出貨中之金為寶賢之具扶其替而勃然興誠非偶爾也臣非敢以茲臺指為大王之能事而獨大至也旋乾轉坤之功興替反正之機正在於此故乃敢颺言以贊揚大王之德之烈也某年月日臣某記

叙

賣魚翁問答叙

余在羌村有聲喧咽於籬落間若闔若詰相持者久啓扉而視之一人手其魚而立魚可尺餘一人握其粟而坐粟可盈升上下其價視睨色勃爭之堅兩不相下余恠若是進而前之曰盍各言爾所爭乎魚者曰盈尺之魚固不貴吾之得是魚也舟滄海帆風濤霜雪凍其膚烈風砭其骨曳一竿之竹投不測之地手不敢倦目不暇勞得一魚則躍躍然曰得是魚吾可以辦一飯投於此又索於彼終夜點燈環北海千萬頃以來則所得僅十餘鬣妻與子相視而喜曰吾十口可免一日飢將汲水

洗鼎以待夫子其往賣焉吾凌晨而起趨朝未炊
按此人家庶得其直不覺足繭而顛汗方其舟于
海釣是魚也狂風簸之則吾其死矣長鯨吞之則
吾其死矣驚濤撞之則吾其死矣前年東隣以魚
死去年吾族以魚死犯必死之地得一魚以來爾
何賤吾魚而重爾粟乎握粟者曰惡是何言也爾
之魚不過味人口耳夫粟飽人腹而肉人骨一日
無粟則飢數日無粟則飢而死得之則生不得則
死能生人能死人者粟則切於人者莫與粟班也
爾之魚得之不能使人生不得不至使人死爾何

以彼魚右吾粟乎且粟之成熟亦不易耕之也艱
鋤之也苦獲之也勤手足并疲體困心勞不下於
泛滄海而冒風雪則乃曰魚貴而粟賤吾為爾捧
腹笑也吾將口吾粟不欲口爾魚爾無索價自高
為也余於是應而解之曰夫魚得不得不能令人
生令人死而至於粟得則生不得則死粟之為重
固右於魚矣但盈升之粟只充一朝之飢而尺餘
之魚亦可以佐五穀之味以此較彼不甚輕重而
粟之獲不過一時勞力魚之得忘一生而冒萬死
其為得也孰輕孰重使是翁一差足於毫忽之間

而或為風濤所擊則將為魚腹中葬而水底冤魂
誰復招之如使人有惜生之心則不可葉是漁人
不肯葉漁則天下無是魚雖以百斛之粟不可易
一尺之魚以升粟易尺鱗爾何惜焉爾何惜焉握
粟者曰唯易之不敢色爭訖吾謂漁者曰葉是漁
而獲是粟固幸矣但至險莫如海至危莫如舟以
至危犯至險若蹈几席然吾竊為爾危之今歲獲
全而明歲可畏今日獲免而明日可畏爾毋以前
日之幸保其必獲全於後日而恬莫為之慮也漁
者曰公之言誠是矣吾之為此業者口腹崇之也

天下之人持此口而恬至危者何限海固險矣險
於海者有之舟固危矣危於舟者有之扁舟短楫
直犯洶湧風浪在平地視之則危甚而在此舟則
不知也安知舟人之視平地波瀾不如平地人之
視此舟乎噫微是口吾何為蹈是危甚矣此口之
崇此身也余聞其語慙不得對嘿良久敢識之

拙翁集卷之八

書

上李提督如松書

瑣尾餘喘忽聞旂帷欲西心驚神散相顧若失趨
詣庭隅瞰及嚴威更塞喉渴口中有語曰老爺若
西大事去矣敢憑譯官用達微情非惟曲察又從
以引之優容降接賜以顏色開其蘊而無隱揅下
情而不棄海外庸賤何以得此國再活而民再生
此其時也叩頭而退不食亦飽老爺承天子明
命率精兵數萬以來一揮而舉平壤再揮而舉松

京兵威所向道無留者求之古史果有此乎否也
環東韓一區得有今日今日以後胥保其性命皆
老爺力也噫微老爺國其亡矣民其盡肉之矣不
意以小邦拯濟之故招老爺指目之煩然其天日
下燭衆目共瞻在老爺庸何傷小邦悶痛之情則
入骨髓而愈激也恭聽老爺之教吾不爲人言所
動當進兵用活爾邦民命自古忠義心事固然武
穆精忠益堅於征北之時姬公赤鳥不變於居東
之日老爺自期必不下於古人信乎吾東之大有
福也講和本非老爺之意而處置係老爺之手危

懇所迫不得不煩於清聽庚狄之禍何代無之而
屠戮之慘未有如此賊者此天地間別種醜類其
性至毒其鋒至兇旁伺經突變詐百出謀必先人
走必後敵藏機佯屈戢刃詭退動則害物止則蓄
毒信不能結義不能喻強欲和之適所以禍之也
何者深齒之懷憤於天朝自嘉靖丁未始其所
以信然欲噬者迄四十七年而猶未殄則其可以
一言一語變其惡消其毒而保其信於將來乎朝
而和者夕必悖今日而和者明日必悖和而悖則
其禍甚於未和之前矣此在老爺揣摩之中想必

長慮却顧而無貽患者也為今日之事非進亦無
可言者兩京攻拔之初彼賊楠魄斂跡而不敢肆
及其城退次之後乃敢稍張其勢而旋縱其惡然
則我兵之一步進退彼賊之形勢立異此已然之
明驗也今若王師在前湖兵在後賊乃龜縮京城
勢弱食盡假氣游魂重足而立乘此機舉而東則
揮掃殲盡不啻若板上走丸爾若失此機後必有
悔我師益老彼兵漸添暑雨泥濘用兵亦艱糧缺
於兵久人飢於農廢見敵必死不戰亦死國從而
隨之此小邦君臣之所叩心者也老爺不撓人言

而以活東國為心小邦知老爺心事而以活我為
望天之所以幸我國而我國之所以溷老爺亦有
數也感歎之餘惟願進兵之速耳情隘辭感言不
知裁惟老爺採擇焉

復上李提督書

日者事急情隘敢干嚴威為辭甚感揆禮亦濫悚
懼方深惟罪是埃伏蒙大人容物之量不加揮斥
辱賜報札俯首披玩手不敢置歸報寡君亦可有
辭感到情激在骨斯銘尤所歎服而不能已者後
奴求貢緩兵之狀老爺已能揣探而知之矣既知

其狀則此賊兇謀將不得售而進勦之舉在所當
急垂亡之國不遺之民賴此一語而再活抑天假
老爺之手拯救吾東於水火之中歟何其幸也最
爾醜種素梗聲教挾憤於丁未以後而猶不能釋
則求貢於一朝必之頃而若乞憐然者豈其情乎
彼賊之情實在向順則投鋒乞命稽顙謝罪之不
暇而敢梗王師猶擬京城陰懷狙詐外示遜屈潛
張其勢姑緩我兵乘機伺隙縱毒而出則雖有智
者將無以規左足而應之也此賊之情不得逃於
大人之明鑑則擅摩籌度必中其機動必以時計

出萬全如坐鍼毡斷斷一心其所以體 皇上字
小之意而活物手段恢恢乎有餘裕矣時固可待
而時正在今何者賊兵已老勢弱糧盡此非可動
之時乎失此機則賊驕兵添將若之何旱久泥乾
行師路便此非可動之時乎失此機則暑雨泥濘
將若之何糧芻稍完人馬少休此非可動之時乎
失此機則食竭人疲將若之何兵革持久飛輓不
絕春序向暮農夫釋耒過此旬朔則東作已矣民
其盡填壑矣時不再來機不可失孟賁之猶豫不
如童子之必至貴能決也老爺之意必以為王師

久勞未可輕動必待後軍齊進方可張威而進鄙人妄意以為 皇靈所及人心思奮一日稽兵百事瓦裂老爺決以動鼓行而東則我邦雖弊收拾士馬必不下累萬合勢以進可以贊神兵之威而劉將之兵已到甜水則過江之期必在不久亦可躡大軍以來用趨舉事之時若使劉將之來或稽一旬之間則安可待未來之兵而坐失必勝之機乎小邦之願切於進兵者動止纔分成敗頓形急之則有必生之道緩之則有必亡之勢極濟深仁何待鄙語而悶迫痛切叫不知止惟老爺更加

三思及此時而動以畢大恩幸甚
疏

辭大提學第一疏

伏觀本月二十一日以臣為弘文藝文等館大提學自聞 恩命以來神驚魄散悸不能定且惟且疑恍欲成疾蓋以衰經在身沉痛積中雖被起復之 命不可齒諸他人文衡重任臣安敢冒曾在十月時分聞母凶計向東而奔在程承 命含哀而旋欲以情私仰叫聽卑之聰第以小臣名玷勳籍跡忝宰班以國亡與亡之身際此播越之身私

恩雖切不忍離於君父之側義固然也但悲疚
所纏退伏私寓供職少而糜廩多情事相戾公私
兩妨此臣之所忸怩者也時或扶杖而起輟衰而
出旋著衣冠側乎諸宰之列一動一步如負重罪
心既內歎報輒外形對人而恟顧影而局臨事氣
塞出語聲澁以其有所戚也以欒棘之人又受重
寄擢以太學士之謫無異平日於臣心安乎當此
岌岌為王臣者豈不欲隨其險夷惟命是承而臣
之情緒有如此者竊此華銜以為已有則出入朝
班何以為容典掌文翰何以為顏方寸亂矣臣竊

悶焉以臣不才揆此職名決非可據而臣不敢以此
贅訴者只撫其危懇而陳之耳才之不堪堪有不
暇論也伏望 聖慈特垂矜憐亟賜遞免俾微臣
得安其分臣無任屏營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第二疏

伏以小臣曾以危懇仰瀆閣下之聽而未蒙允
許無乃天心主恩以已降之成命為難枚抑所
陳之辭或歸於尋常而容有未燭其肺肝中情曲
也哉臣於平昔叨受非分本非一再而賦性偏拙
不喜過情之讓到此 恩命悶不能遏愈激愈劇

不覺自陷於奏擾之誅臣若情不至迫事可得已
則安敢以私恩喋喋於舉國枕戈之時煩 聖聽
而重已罪哉朝廷之舉及於小臣者必以臣曾溷
文翰之地且以品秩稍尊隨例以舉之耳豈必以
臣為可稱亦豈盡省小臣悶迫之至情也方在瞿
瞿私慟中積適值岌岌國憂正殷迹忝宰班義不
可與微末之官等而身在衰經理不可與平常之
人齒為私恩則義乖為公議則恩缺微臣自處不
亦難乎臣之妄意以為當此時只拘私恩而決離
君父之側不可也偏泥公議而冒昧分外之寵亦

不可也事之不可固不暇論也恩批一下華銜
遽加顧其身則棘人問其官則學士感感心動赧
赧外形心既不寧濫不可居自前以來辭此職者
必曰才調短拙臣何敢典掌文翰名聞素輕臣為
得宗匠士林此猶以此職之難稱為憂也臣之情
則異於是輟衰而起含哀而出身與官不類情與
事相戾撫躬潛痛臨職內歎才調之短名聞之輕
臣憂之所未逮也當此主辱之日設使小臣備行
伍執鼓捋苟有補於國家猶可為也今此文華之
任 恩眷則極矣於臣情大有悶焉煩叫至再不

自知止伏望 聖慈特紆於愍亟賜鑄改俾微臣
得全恩義臣無任屏營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第三疏

伏以子有痛必叫于父人有悶必彌諸天痛之深
悶之切則呼不嫌瀆聽不歸煩蓋拊我者父悶下
者天宜如是爾臣之於君猶子於父人於天有所
痛有所悶則安敢不畢其懇冀動聽卑之 聰乎
臣既以危懇屢犯嚴威可謂煩且瀆矣而猶不敢
憚者君亦父也天也凡朝臣或拜清官要職則以
其未安之懷隨例而陳辭者固亦有之臣之所叫

非此之比含哀而住抱疚而起恩義相形公私兩
妨微臣之情既云戚矣今又加以華銜付以重責
衰經方纏文衡是典顧情則悲撫躬而惕果與尋
常引避者類乎在庭宰臣豈無其人而差除典文
必擇在服揆之政體亦一欠也此則已矣一自遭
變身不自持當此遑遑猶端瞿瞿職不克供瘁不
得盡官居人右事在人後夙夜之勤反不逮下賤
厮卒在國無補於家有缺其敢曰 恩命不可辭
而以文衡加諸身乎主既有辱臣不憚死雖當矢
石猶所甘心今此文華決非可據累瀆 天聽固

非其時而情不可紓事非得已茲敢仰冒以聲其
悶至再至三喉喘口渴奏擾之誅有不暇恤伏望
聖慈諒臣悶痛亟賜鑄改俾微臣息義兩全幸甚
臣無任屏營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第四疏

伏以無狀小臣猥以情私重煩疊瀆罪合萬死而
猶不能止者情之戚也悶之至也當毋憂之初被
命起復而不敢辭者事無及於已死之毋而際此
播越之日訣離君側顧義不可坐耗公廩含哀
度日非曰有補於國家只自難決於寸情忸怩之

極心自口語以為庸陋之身不過為扈衛之卒耳
豈意謬舉上徹誤恩忽降太學士之號冒加於
繫然服喪之一棘人乎朝廷以臣在起復之類偶
爾舉之耳未必出於深思而詳議也臣乃遭變之
人也凡變故之至在已則親履而情至在人則旁
觀而泛然彼舉臣者豈盡省小臣之情勢如此其
難處也臣自遭喪禍以來心弱難強神昏未醒朝
聞夕失坐語起忘尋常酬酢臨事便錯內疚中歛
常懷未寧其可以文翰之重責辦於荒迷不省之
人乎此則已矣臣毋權葬於關東地願竣賊勢稍

定以亡母骸骨歸葬於畿內先臣之墓倘假令小
臣貪冒此職決不可持在庭諸宰豈暇念他人處
變之曲折至此極哉以公則無補於國以私則有
缺於恩悶迫情戚叫不覺擾伏望 聖慈特垂矜
恤亟賜鑄改俾微臣免為無行無耻之歸幸甚臣
無任屏營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第五疏

伏以臣之罪大矣臣之情戚矣國破主辱上下枕
戈非討賊口不可開而瀝私懇犯嚴威踰旬疊瀆
而不能止者毋死未久沉慟成疚不欲以文華之

任加諸衰經之身乃敢披其鬱而紓其痛以寸心
之戚自陷於萬死之罪惟在 聖慈諒之耳聞
命之初臣實驚駭而猶有所覲私自語以為倘
叫于 天必被曲憐吾何為冒此職及其竭聲重
瀘未蒙允可此實微臣意短心急語緒無倫不能
動 天心而然微臣悶痛之情到此愈迫矣 聖
教以為重任不可輕適臣之所欲適者正在於此
任之重也世以此職為多士宗匠今以瞿瞿在疚
之人持文衡主翰墨揚揚自如無異恒人曰我是
宗匠云則其於瞻聆果何如聖人必指之曰衰經

學士也荒迷典文也其於中心亦何如耶一就之後已為虧息之人則失其所以委任之意而所授之任反歸於不重竊恐朝家文衡之輕自微臣始也自占起復之舉必出於國家危急之時而其所以用之者多在於軍旅之事至加以文華之任則未之聞也况文藝之技非抱疾者所能入於平日心慮或亂則尋常下字臨札便錯臣草土餘喘不絕如綫心喪神昏遇事則眩時時念至方寸自擾以職揆情彼此相戾設使小臣貪冒此任酬酢文翰決不可據臣雖無狀粗知事君之義安敢飾虛

語欺天日而重已罪哉在公無補於私有缺論以孝理當被於愍亦在 聖明諒之耳伏望亟收成命俾微臣無至顛沛臣無任屏營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職還服第一疏

伏以小臣曾在上年冬初被起復之 命即擬籲 彌于天用全私息而只以螻蟻微賤跡忝宰列以 身揆義國亡與亡私情雖迫不忍訣於 君父播 越之日及兩京蕩平之後亦欲仰達微懇而艱危 依舊憂虞太劇趨趨還止情事相戾強持藥棘猶

冒衣冠時月累遷霜露疚心自以為變故未珍
私恩久缺竄竢賊退懇乞而去今聞在京之賊向
南幾盡事雖未快恢復已形危急之勢與曩時有
別既奪之情猶可伸於此日也亡母孤魂零落關
東一隅將委棄骸骨歸葬畿內先臣之墓倘使死
者有所托然後人道獲全而得為有母之子矣伏
望 聖慈諒臣悲懇鑄臣職名許還其服俾盡為
子之道不勝幸甚臣無任屏營隕越之至謹昧死
以聞

第二疏

伏以微臣所叫只是悲懇所激而尚闕俞音旋紆
恩暇此必以臣為在宰臣之後不以小官者視之
聞 命感淚自下口不得語者久臣家自祖先以
來世受國恩逮至螻蟻遭遇 聖明未效絲毫秩
躋非分臣雖無狀亦不敢以他人之視為視也第
以君親一體事與時具恩義相形兩全為貴微臣
起復之初環八道皆魚肉也渾三京皆賊窟也當
此時義為重不得顧其恩非以臣之材力為有補
於國家不忍訣 君父於顛沛之日也今則京城
已復賊羣盡退事雖未快恢復有形其為危急與

曩時有別而微臣譴薄本非輕重理不得抑情而從事何者無補於國有損於恩事君猶有他日慎終捨此無為襄事未易訖官職不可曠曩然服喪尚帶官銜義所不可情亦不忍伏望 聖慈諒臣痛悶鑄臣職名許還其服俾卒其禮則已缺之恩庶可得全而其於孝理亦有所補臣無任屏營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第三疏

伏以賤臣悲懇上煩 天聽者已抵一再在禮甚瀆反省亦悖猶且既寬其罪又勤 聖慮紆以

恩暇俾卒葬事事出非常感愧交并而顧恩則缺悶然而痛拜辭之日固欲仰首申達第於螻蟻中情有所未寧心自口語以為 天心閔下必將究度以伸孝理 命下輒瀆邁邁若不顧非人臣敬謹道理姑自緘嘿而退以俟後日趨趨還止心緒自亂身在瞿瞿勢劇狼狽微臣情事誠可悲也及到關東披草萊而哭之亡母骸骨塊土於山谷間路隔幽明慟極穹壤反而思之則半歲勤王未能效絲毫之報於國家而其有負於母者大矣既缺其恩而急於趨朝遑遑然覆抃土於枯骨睨而

規之有若愬然者則微臣寸情固不足論其於
聖朝孝理豈無所傷臣雖庸劣無狀所忝官班實
右於人以此不才叨承 恩遇圖報之心炳然如
丹豈不欲體 聖上給暇之意持未死喘息後庶
官之列而奔走供職也哉情有不堪義亦不可何
者自古起復之舉必在寇敵方張之日其所以起
而用之者必是文武名將壯士不然籌策才
略可濟時艱一去就而國家之輕重繫焉者也今
有人於此非介冑非輕重未嘗投一石出一謀以
塵退去之賊而乃敢抗顏舉踵拋棄經竊冠帶揚

揚然廁列稠衆中而略不知恥曰起復是 君命
於吾親何有云則其為人果何如也竊補於國而
有缺於息其進適所以貪功名而乖倫理此臣所
以寧自陷於不克承命之罪不願為無耻無行之
歸耳當小臣之辭朝也醜賊舉羣而南與去年賊
逼之時有異今則向南之寇遁北幾盡較之以小
臣辭朝之日則大有別焉朝廷用是非緊急之地
雖介冑之士亦令還服其服慮有傷於風教也今
若以私恩為不足顧而冒昧趨進則微臣已奪之
情更無可伸之日人之指之者亦必曰彼獨無母

也哉凡人子服父母之喪不過二十七朔日月不
居轉頭便過已往時日今不可追前頭餘日亦復
幾何以國家無補之身獲盡先王所制之禮則缺
者補屈者伸臣母得為有子之母而臣亦得為有
母之子矣且臣扶亡母之柩獲到先臣墓傍而蕩
敗之餘計窮力薄無以為葬此後襄事未可以日
月期日子漸多而臣罪與積以公則有乖於給暇
以私則已隳其慎終之義藥棘殘軀尚偷官銜為
忠未效為孝未全神喪魄散若狂若愚微臣心事
又加戚矣此間曲折皆在 聖慈亮察而矜憐之

耳伏望聖加 睿念特收成命鑄去職名俾微臣
無得事於名教不勝幸甚臣無任瞻望隕越之至
謹昧死以 聞

第四疏

伏以螻蟻小臣頃於承 召之初冒百死持寸懇
乃敢叫瀆於 宸嚴之下此雖有恃於孝理之化
而過慢之罪既在難赦正月二十日又捧承政院
右承旨成貼有 旨臣伏讀再三就惶失措無地自
容臣是何人疊蒙 恩召若是勤眷感愧之極危
涕繼之第以今此再召之 命必下於臣疏未達

之前竊慮微臣情曲有未盡徹於離明之照抑未
知微臣叫悶之辭已塵於 聖鑑否也臣雖無狀
以此身當此時有可以小裨於國家者則雖髮膚
猶不足惜况此 召命揆以涯分榮幸異常臣亦
人耳豈不欲承 恩命詣闕下獲後於百執事之
列小救奔走之勞哉臣之所悶者今此之進於國
家為無益而在臣身大有缺也歷觀前史起復之
舉必在兵革之時非才力有可設施者則不敢起
亦不敢當近者朝廷亦以此難之起復之時令宰
臣圈點而取捨之重其事也言官之論始勤於三

京收復之初又發於堂上官混起之議亦所以振
公論而扶人紀也忠孝一致息義相形倫理所在
惟終當慎以臣不才忘哀而進則終必壞天叙而
招人譏辱倫之日豈宜有是而况朝臣之在服者
何限微臣為者在諸臣無與班者而姓名或參於
其間者必以臣為在紫秩乃與二三臣而溷之臣
雖至愚寧不知愧小臣秩居人右才在人下賦性
偏庸臨事則昏加以衰老在疚百病攸集精神短
錯比昨漸劇時喚家僮名字或忘尋常草札移日
未就心恙或作虛糜瀆胃胃疾成羸扶杖乃起語

欲出口喉喘未成身心恍惚如在烟霧中乃衰敗
無用之一老物耳國家之所以起諸臣於草土中
者非敢榮其身將以有補於艱虞也今若不量其
已不顧其恩戀恩寵地兼受爵名而不敢辭及
其束帶趨朝無一獻為隨人復悠悠度日而已則
是失其所以起復之意而重得罪於名教指之於
朝則不過無能為有無之具臣也指之於家則不
過貪功名無父母之一子也無補於國有虧於身
為忠不諧為孝全無朝家孝理似不當如是而於
臣心其亦安乎夫起復之人其在國家為輕重

為有無者則人無異議已亦難辭至如小臣所有
如前所陳蔑蔑如也則雖或冒寵而進內省則疚
俯仰舉止何以為顏此臣之所悶悶而不自知止
者也曾龍灣亦膺是命而時際播越義不
得辭今則京都已復 鑾輿言旋與曩時有間援
例而出恐或未可頃聞兇盜竊發主憂方殷將趨
詣都下用作扈衛之一卒旋聞兇逆已伏天誅朝
家憂虞自此小紓只自抃躍未敢前赴曾有微疏
已達 天聽日夜翹首佇待俞音之下但再 召
命下為日亦多進退俱難私悶愈迫忘此么麼籲

天至再微臣之罪到此尤大而情理自激爰倫攸
係語不能裁事不覺擾臣之情則感矣伏望 聖
慈俯諒危懇還收成命俾微臣無至顛沛名教幸
甚臣無任瞻望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第五疏

伏以草土賤臣奉止母几慈流寓海西舊業本月
二十五日伏覩承政院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起
臣私服授以職名臣恭承 恩命感悚俱至緣此
情私一念成疾悶痛之餘慙赧繼之前在龍灣亦
承茲 命時際播越義不得辭及其三京初復憂

虞小終敢冒百死仰瀆 宸聽聖量如天孝理是
敦採臣危懇俾卒藥棘獲持纍纍以迨時月 聖
恩深而臣罪大矣今者又蒙 恩旨齒諸朝列將
欲踵前籲呼以遂已願則私恩雖全揆分則非臣
之罪為尤重矣用是心神愴怛不覺顛仆地無所
容天亦難呼若狂若癡趨趨者久危悶之極乃敢
翻然自奮以為子彌於父不憚其數天高聽卑不
厭其煩抱此懇痛烏可以煩且數為嫌而不反覆
叫呼於吾父母吾天地以卒其情乎臣雖無狀受
國厚恩秩玷崇班藉忝勲列微軀於國義共存亡

而南邊猶聳廟畫方勤豈不欲奔走服勞於下執
事之列以酬平日炳然如丹之懇乎第以自古起
復之舉必在兵革之時而所以起而用之者非荷
戈執戟可以衝突賊陣者必是才力有可施設者
也是以朝廷必慎擇其才可濟一時艱危者奪情
而用下之為臣者自量其才可效尺寸裨益然後
脫服而起有補於國無損於息自反無愧人聽不
駭至於不問其才不量其已徒泥爵秩混起其服
無補於國家祇墜其倫紀者臣未之聞也頃者賊
退之始言官論啓以為除為國輕重者外悉令還

服其服此豈非酌恩義重孝理憂倫紀之將歟而
扶公義使之不泯也哉夫為國家輕重者揆之一
時人材指不可多屈其可徒以爵秩之崇必諉於
輕重而非提叨忝乃曰吾可以當之乎微臣庸劣
最在羣臣下無才無識慳慳其中臨機而踈見事
亦遲手生於應變口拙於談務在位而屍為臣則
具履歷三十年慶才效起復數月無毫補眾目所
覩明驗難証而况年在遲暮重以大故神茫魂錯
醉夢依倚頭眩目昏氣力孱衰知覺全惰土木其
偶持此衰耗一物家不能堪國將高用朝廷必以

臣為在宰臣之列與草土中二三匹而并牧之以
溷 聖朝官爵臣之所慙者此也人固怨己亦
可反者雖或至愚寧不自知以臣所為當此 召
命量之以公私損益則左有闕焉今夫釋裘經赴
爵名而不取辭者為公義奪私恩也而微臣之才
力果有小補於朝家乎所就之公義果贖其所損
之私恩乎在國無裨而孝理先傷在義無與而私
息全缺此臣之所以悶悶不能已者也賊在于南
主憂雖殷比龍濟播越之日則大有間焉推此為
例恬然不顧覲顏以起亦不可也然此 召命

及於無似之臣使微臣才力有可以小補於當世
則他不足說而臣之才器如是焉筋力如是焉如
是而冒昧趨 召而甘心焉則人將曰無父母耳
倫紀所係情緒太迫叫不避擾辭不知裁伏望
聖慈俯諒情懇還收 成命俾微臣無得罪於名教
不勝幸甚臣無任瞻望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第六疏

伏以無似小臣至么至微情私所激輒瀆 宸嚴
論以分義罪不容誅而倫紀所係叫不覺擾所恃
者孝理耳亡母再暮在今秋季其間日月只隔兩

朔而兩朔之過在瞥眼間過此時月則微臣未死
之前更無為亡親致孝之地瞿瞿之求將復何所
纍然之服將復為誰設使微臣才力將有裨益於
斯世者再暮已近則猶當拋爵命而還其服以
卒餘日況此小臣在數月間其進無補於國其退
大關於息者乎臣曾在外欲以此意更聽天聽
而息召之降非止一再再度馳疏既涉濫瀆乃敢
屈情忍而承命以來鞠躬禁闈用謝殊恩謝
息之日亦欲仰首申達而纔謝旋叫大非臣子情
禮加以鑿與言旋之後賤臣蹤跡始踐闕庭周

旋瞻仰悲淚自下陳瀆私悶實非其時欲吐而未
舍懇而止哀慄一念實繫心腑惶悚趨趨已踰一
朔秋期已近方寸倍擾屈指數日潛傷暗痛怛然
之懷不得不籲於聽卑之天也微臣於國其有
裨其無裨今不復論而人未有自致只親喪而已
今次兩箇之月乃微臣致孝於亡母之日則為人
子而當此時其情理果何如也所祈者聖慈耳
伏望諒臣危懇採臣哀籲俾微臣得五餘日於亡
母則臣將為名教中人物非但微臣之幸其於
聖朝孝理大有益焉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謹昧

死以聞

拙翁集卷之八

